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河東高誘注

西吳溫博茅一桂訂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

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

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繼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居知

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

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

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佞噏吟者也故一動其

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

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

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

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

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

淮南子卷之九

也精稜氣之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
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三牙也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先說而請雨也卜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淮南子卷之九
卷之九
矣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
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
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冰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
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自孕

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

訟容也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位也豈節柎

夫

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柎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

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
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
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齿木
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
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
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
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
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
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
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
車馬也出曰治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兵入曰振旅也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
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

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
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
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
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
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
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
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
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
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以十二月之政令也

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
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
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
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
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
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
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
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

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
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
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
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任
皇女英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
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
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昭華之玉昭華
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
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

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
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
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
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
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
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

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
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
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
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
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
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
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

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
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
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
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
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

詩人怒

愚怒近愚

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忮禮尊卑

卑尊不下

卑故忮也

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

六者

書人之過相訾也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
 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馬也帶不馱新鉤不馱故處地
 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

人夜失火待傳毋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
 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

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
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
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
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
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
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守固而不可令凌敵貪
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
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
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
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
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
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

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
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
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
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
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
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
也蓼菜成行甌甑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
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

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

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

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謨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孫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代國逆天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大禍動之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汙而深之茨其茨積土埴滿也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髓腐髓骨也自流漸弗能汙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壓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

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

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

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竒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竒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瓠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

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
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
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
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
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
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

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
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
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
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
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
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
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

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

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

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爲知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
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躋即馳不歸善者

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

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
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
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
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
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
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
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
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

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
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
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
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
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
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

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譟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爲九龍之鐘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

夫舍大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當此

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吳次於乾

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

比弃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

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豐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

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

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

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特

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

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患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

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

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
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
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
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
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
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
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
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
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
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
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
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
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
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
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衡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

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

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

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

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山曲水之聞

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誦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瞑目裂眦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

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

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能百為也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申子韓非蘇秦也張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讒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諶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聲平公平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

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
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
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
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
家有罪三家
之坐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
減羣臣之
爵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
蘇曰俠以術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
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小白齊
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
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蠲原蠶一歲再

收蠲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纒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

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

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

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

子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

管子卷之九 三十一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
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
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
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
美髯而不
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卑給三
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
巧力能引強走先
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
后勝

之計不用淳
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
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西吳溫博茅一桂訂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也覺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

澁箋滄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

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呼呼有無之精羸統匝也呼靡煩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同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請龍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物引類覽取橋橋取也撥撥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

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寃寃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平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王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繇

某

然

之間

然也

截

先擗

怡

呢

哇

齟

隅

之

郄

隙也

也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職呢

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

道操持後之論也

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

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

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竅萬

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

搏圓也困毛也

而以明事埒事者

也

埒兆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

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標末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

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
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
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
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
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
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
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

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

天和相嬰薄

嬰繞抱也

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舍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

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
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
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
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
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
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

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
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
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
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
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
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
道而擗窮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
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
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
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
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
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

八方上下也

外天地押山

川

押屏去也

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

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爇

挾至也爇音姚光也

潤萬物而

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

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

梁沉酒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

作為炮

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

世纍善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

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

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

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賦兵也

躬擐甲胄

擐貫著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

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

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王於兩楹之間

殯大歛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

以俟遠方武王

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穰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

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

而欲為亂

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也悅易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蘊雷垂以為

民先別河而道九岐

別洩去也九岐河水鑿江而

通九路

江水通則為九

辟五湖

使水辟人而相從也

而定東海當此

之時燒不暇擯

擯音謂排去也

濡不給

扞音亥拭也

死陵者

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

綫線也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

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

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辨

辨別也

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

族聚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

一朝用三

千鍾贛

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

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

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

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塹敵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

也謂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

扈治廣
大也
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進為精棄

其眇挈
楚人謂澤濁為眇挈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
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終



